

# 福斯特散文选

外国名家散文丛书



Wiguo  
Wenxian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〔英〕E·M·福斯特 著

# 福斯特散文选

---

李 辉 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〔津〕新登字（90）002号

福斯特散文选

〔英〕E·M·福斯特著 李辉译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 $\frac{1}{2}$  插页 4 字数 165000

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6001—11000

---

ISBN 7-5306-1510-9/I·1359

定价：6.3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福斯特，英国现代著名作家。他的小说《一间看风景的房间》、《印度之行》、《霍华德别墅》曾令文坛瞩目，至今影响不衰。

本书分“阿宾格收获集”、“备忘录”两部分，精选了福斯特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。福斯特的散文同其小说一样有着独特的风格，他用理智的思维，理性的文字，探讨着社会、历史、文化乃至文学，他的每一处着笔以及他所选用的场景、故事、对话，都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。其作品所叙述的核心是由于人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异，同时，流露出他对某种文化的理解。

正如福斯特所说，在清真寺里面你体验到一种温柔和慰藉的影响一样，读福斯特的散文你也许会感受到一种浓重的文化气氛的影响。

本书还在附录中收选了一些福斯特致萧乾的书信，反映了中英作家的友好往来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阿宾格收获集

关于英国人性格的说明·····	3
我的树林·····	17
我、他们和你们·····	21
我们在加里波利的坟墓·····	26
生活之游戏·····	30
我的百年祭·····	34
自由在英国·····	38
浪漫主义者易卜生·····	46
T·S·艾略特·····	53
历史的慰藉·····	63
马克尔尼亚梳妆盒·····	68
伏尔泰的试验室·····	72
1 火的测试·····	72
2 难解的软体动物·····	78
清真寺·····	87
印度掠影·····	91
1 乌贾因的九颗宝石·····	91

2 前进,印度! .....	95
3 焦特布尔 .....	99
4 恳求者 .....	103

## 第二辑 备忘录

备忘录 155 则(1925—1961).....	10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### 附录:

致萧乾书简.....	214
------------	-----

阿宾格收获集





## 关于英国人性格的说明

第一点说明。我最好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表明我的意见，即这里所说的英国人性格，基本上是指中产阶级。许多历史原因可以证明这一点，因为自从 18 世纪末以来，中产阶级在我们的社会中，一直是统治力量。他们靠工业革命聚敛财富，借 1832 年的投票改革集中政治力量；他们与不列颠帝国的形成和崛起紧密相连；他们促成了 19 世纪的文学。稳固，谨慎，富有效率，缺乏想象力，伪善。每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均具有这些性格特征，但是，在英格兰，中产阶级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。拿破仑以他的粗鲁方式称我们为“一个商店老板民族”。我们不如称我们自己为“一个伟大的商业民族”——这似乎高贵一点，当然，两种表述是同一意思。诚然还有别的阶级：有贵族，也有穷人。但是，正是中产阶级本身，才会引来批评者的目光——恰如这种目光注视俄国的穷人和日本的贵族。农民或工人象征着俄国，武士象征着日本；英国的民族形象则是约翰牛先生戴着高顶帽子，穿着舒适衣服，大腹便便，以及银行事务上的出色权衡力。圣·乔治可以跳动在旗子上，闪现在政治家的演讲中，但是，与食物相关联的则正是约翰牛。

并且，如果吉本说得不错，甚至圣·乔治也曾经戴过高顶帽子；他是一个军队的承包商，为之提供不同犒赏。这些最终均归于同一点。

第二点说明。正像英格兰的心脏是中产阶级，中产阶级的心脏便是公学制度。这一特别的制度有其地方性。它并非存在于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区域。在爱尔兰，无人知道，在苏格兰几乎也无人知道，这些地区不在我的论述之内。尽管公学制度可能会吸收别的伟大学校的特点，如美国的一些中学，但它仍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它是由盎格鲁·撒克逊的中产阶级创造的，自然只会繁荣于他们赖以繁荣的地方。他们的性格由它表现得多么完整，譬如，更甚过大学的表现，在进入大学之前，他们已经踏进了社会 and 精神的复杂性。公学的寄宿住宅，它的必修游戏，它的级长制和差使新生，它对完善级别和爱校心的坚持，就是靠这些，它塑造出一种典型，其份量远超过与数量的比例。

在离开中学时，这样的男孩子一部分立即找工作：参军、从商，或者移居国外，另外的继续进大学，在三四年后，会有新的职业可供选择：成为律师、医生、公务员、教师、记者。（即使福气有些不佳，他也不会成为一名工匠或一位艺术家。）在所有这些经历中，他所受的教育，或者对此的缺乏，均会影响于他。对公学的回忆，也影响于他。许多人回首中学时光，将之视为他们生活的最美好时刻。他们颇带憾意地回想那一黄金时期：那时生活尽管艰苦，但并不复杂；那时他们一起劳动，一起玩耍，一起思考，尽他们所能而思考一切；那时他们被告之学校是一个小世界，还教导他们相信，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学校，就不可能爱他的国家。于是，

他们便借参加校友会来尽可能地延长这一时期；的确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固守着校友身份，他们生活的其它部分则是一片空白。他们将一切美好归功于中学，他们对中学顶礼膜拜。他们引用这样的评论：“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通学校的运动场上赢得的。”这一评论，并无历史依据，也不是惠灵顿公爵所说，何况惠灵顿公爵还是一个爱尔兰人，但这些对于他们并不存在。他们不断地引用它，乃是因为它表达出他们的感情；他们觉得即使惠灵顿公爵没有说过此话，他也应该说过，即使他不是个英格兰人，他也应该是。他们踏入一个并非完全由公学学生甚或盎格鲁·撒克逊人所组成的世界，而是由如同海滩上砂粒一般千姿百态的人所组成的世界；他们踏入一个对其丰富和敏感均无概念的世界。他们走进它，带着发达而健壮的躯体，良好训练的思维和未能发育的心灵。正是这一未能发育的心灵，造成了奔波国外的英国人的困难。一颗未能发育的心灵，而非一颗冷漠的心灵。这种区别是重要的，我下面的说明会基于对此的论述。

因为并不是英国人不能感受——而是他害怕去感受。在公学期间，他一直被教导说感情是糟糕的东西。他必须做到不表达喜悦或痛苦，或者讲话时嘴不要张得太大——那样的话烟斗就会掉出来。他必须掩饰他的情绪，或者只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下表露出来。

曾经有一次（这是一件往事）我和一位印度朋友去欧洲大陆度一个星期的假日。我们相处十分愉快，当一个星期过去时都感到难过，可是，分别时我们各自的举止却显然不同。他陷入失望之中，他觉得假期既然结束，一切快乐都将消失，直到世界末日来临。他无法表达出他的悲痛之感。可

是我却充分表现为一个英国人。我仔细想想，我们在一两个月内还会见面，如果有话要说，还可以在分别后相互写信：在此种情境下，我看不出有什么大惊小怪。这并非是诀别，也不是永远不再重逢。“打起精神来，”我说，“快打起精神来。”他没有打起精神，于是，我便让他沉浸在悲哀之中。

这件往事的结局甚至更富启迪意义。一个月后我们重逢时，话题就主要围绕英国人的性格展开。我开始责怪我的朋友。我告诉他，对一次如此轻微的事情，感受并表现出那么多的情感是错误的，是不值当的。“不值当”这个词把他惹火了。他叫起来：“什么？你难道把你的感情当作土豆一样估价？”我不喜欢土豆这个比喻，但稍做思忖之后，我说：“不错，我是这样，进一步说，我想我应该这样。一件小事情，需要少量情感，正如一件大事情需要大量情感一样。我对自己的感情会适当运用。这就可以将它们像土豆一样估量，而不会像水从桶里溢出那样将它们挥洒，你却相反。”他不同意水桶这一比喻。“既然你这么认为，那我们永远不会一致。”他叫嚷着离开房间。转瞬之间他又返回来补上一句：“不——你对感情的整个态度是错误的。感情与合适与否毫无关系。唯一重要的是它应该是真诚的。我深深感受到它，便表露它。我是否应该深深地感受，并不重要。”

这些话深深打动了。但我自然不会同意他的意见，并说我是同他一样看待感情的价值，但运用它时则有所不同；如果我在小事上挥洒它，我担心面对大事时却所剩不多，当遇到生活危机时，我便会如同一个破产者。注意一下“破产者”这个词。我讲话时是作为一个慎重的中产阶级民族的成员，总是渴望于尽到我的责任，而我的朋友讲话时是作为一

个东方人。在他的身后，东方人是一种传统，没有中产阶级的慎重，而是国王一样的慷慨和奢华。他觉得他的感情源泉是无穷无尽的，而约翰牛恰恰觉得他的是有限的。关于物质资源的看法，东方人显然是不聪明的。财产不是无穷无尽的。如果我们花费或施舍所有的财产，我们就不会再拥有，必然自食其果。但是，对精神资源的看法，他可能是正确的。感情可能是无穷无尽的。我们越多地挥洒感情，感情也就会越多地涌出。

真正的爱不是黄金和泥土，  
付出它却并非消耗它。

雪莱这么说。无论如何，雪莱相信精神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；我们可以尽情地、热烈地、经常地表达它；我们永远不会觉得痛苦或快乐过于激烈。

在前面这件往事中，我已经勾画出一个典型的英国人。现在，我要从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、多少有些陌生的高度降下来，回到我的说明本身。一个关于英国人迟钝性格的说明。英国人表现出冷淡和无情，实际上是因为他的迟缓。当一件事情发生时，他能很快以思想来理解它，但要更长一段时间才能感受它。曾经有一次，几位英国人和几位法国人坐着一辆马车行驶在阿尔卑斯山上。马受惊了，冲上一座桥，撞在石栏杆上，车撞破，差一点儿掉进峡谷中。法国人恐怖失态：他们尖叫着，晃动着手，跳来跳去，如法国人会做的那样。英国人则非常冷静地坐着。一个小时后，马车驶进一家旅馆，换上马。到此时情况就完全相反了。法国人早已忘却了适才的危险，在那里高兴地谈话；英国人却是刚刚开始感

受它，并且有一个人神经完全崩溃，只得去床上躺着。这里两种类型之间有着明显的身体区别——此种区别深深影响着性格。法国人立即反应；英国人稍后反应。他们迟缓而老练。他们的本能禁止他们跳出马车，因为如果那样做，马车可能会歪得更厉害。对我们会不断注意的事件，他们具备这种出色的判断力。当一场灾难降临时，英国人的本能是做首先能够做的事，尽可能地将感觉放在次要位置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在紧要关口的表现便是出色的。毫无疑问，他们非常勇敢——无人会否认这一点，但是，勇敢也部分归于神经，英国人的神经系统健全，足以面对身体所遇到的危急情况，行动敏捷，感觉缓慢。这样的结合富有实效，任何一位具有这种特点的人，会走过漫长的路而变得勇敢起来。当行动已成为过去，英国人然后便能去感觉。

另有一个更该思考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假如说英国人本质上是冷静的，那么，它怎么会产生伟大的文学，并且这种文学尤以诗歌最具特色？就散文而言，英国文学也许不能称作最高成就。但正是它的诗歌将之提高到与希腊、波斯或法国的文学一样的高度。尽管如此，英国人仍被设想为没有诗意的人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产生伊丽莎白戏剧和湖畔诗人的民族，不可能是冷漠的无诗意的民族。人不可能从冰中取火。文学既然总是由民族性格决定的，那么，在英国人的本质中，一定隐含着火之源，它能产生出我们所看到的火。温暖的同情心、浪漫、想象力，在我们相逢的英国人身上，我们寻找它们，却常常不见踪迹，尽管如此，它们必然作为一个整体，存在于这个民族之中，不然，我们就不会咏唱出民族之歌了。一颗未发展的心，而非一颗冷漠的心。

麻烦的是英国人的性格不容易被完全理解。一种简单的气息飘忽于其上，自称是单纯的，但是，我们对之思考愈多，便会遇到愈复杂的问题。人们谈及东方的神秘，其实西方也是神秘的。它的深度并非匆匆一瞥即可窥视的。隔一段距离观海，我们看到的似是这种模样：它只是一种颜色，同一平面，显然不会包容诸如鱼之类的生物。但是，如果我们靠在船舷望海里一看，就会看到大海五颜六色，深不可测，鱼群遨游其间。英国人的性格便是这样的海——外表冷静而平稳。其深度和颜色，便是英国人的浪漫主义和情感主义——我们不指望发现这些东西，但它们存在着。并且——继续我们的比喻——这种鱼便是英国情感，它们总是试图窜出水面，但却不知道如何办到。我们只看见它们绝大多数在很深的地方游动，朦胧而变形，有时它们成功了，我们就会欢叫：“英国人也有感情！他的的确确能感觉！”偶尔，我们能看到美丽的生物飞鱼，它跃出水面，在空中沐浴阳光，英国文学便是一条飞鱼。这是一件样品，代表着那种日复一日在表层之下发展的生活，它是一个证明，在咸的、冷寂的大海里，存在着美和感情。

现在且让我们回到陆地上来。英国人对待批评的态度，可以使我们开始谈论另外一个问题。他对批评并不恼火。有人批评时，他听或不听，笑一笑，就随之而去，然后说：“嗨，同类相嫉。”“嗨，我早习惯了萧伯纳；猴子舞棒打不着我。”对于他，从不会觉得伙伴既能嫉妒也能正确，也从不会将批评记在心上而以资借鉴。他能够有所改进，这一点却从没有触动过他——除了措辞的形式，他的自我满足是无底深渊。别的民族，东方民族和欧洲大陆人，为自己不太完美而感到

难堪。由此，他们对批评容易发火。批评刺痛了他们；他们聪明的回答，常常掩饰着一种为自己辩护的决心。英国人决不这样。他没有难堪的感觉。任批评者夸夸其谈。他的这种面对他们的“宽容的幽默态度”，并非真正的宽容，而是对之没有感觉，并非真正的幽默，而是理应对之轻轻一笑或大笑一声。

再看看《笨拙》。我们民族的幽默家那里，既没有聪明或者开怀的笑，也没有讽刺，只是市郊房主的那种沉闷的笑，他们对与自己不相像的一切都不能理解。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，在笨拙先生的安排下，要么一个人从马上摔下来，要么一位上校没击中高尔夫球，要么一位可爱的小姐做错了祈祷。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，女人们不太过分地露出腿，外国人遭到反对或者被谴责。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，砖匠没有按要求那样多干活，而未来派艺术家比所需要的还干得多。这些均以为会处理得恰到好处和颇为高明；也希望它真的有趣。实际上这是我们对待批评的态度的一个突出的例子：英国的中产阶级，刮得整洁的嘴唇上挂着微笑，注定于自我陶醉而忽略人类的其他成员。在这些色彩单一的画页上，如果他看到真正有趣的事情——譬如马克斯·比尔博姆的作品——他的微笑便会完全消失，并且要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个人真有点怪。”然后翻到下一页。

这一特殊态度，表露出如此迟钝的感觉，从而隐隐招致一种更严肃的责难：英国人对精神方面的事情是不是完全不关心？让我们审视一下他的宗教——不，实际上，他的神学不值得考察，考察的是他相信灵魂世界的日常生活的举止。这里，他的态度再度表现为实用性。但不过有一种天生



的庄重表现出来：他对他人的考虑更甚过于自己。正确的做法即是他的目的。他向他的宗教所索求的是，它会使他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人；它会使他更善良，更公正，更仁慈，更严肃地与邪恶作战，更严肃地维护正义。没有人会将此称作缺乏精神的概念。就它的发展而言，它是一种精神产物。当然——对我来说似是某一种类的典型——它只是宗教思想的一半。宗教比起道德法则更多地具有神圣权威。它也是一种方式，通过它，人方能得以直接与神发生联系，历史证明，很少有英国人能成功地这样做到。我们没有如犹太教或伊斯兰教那样创造出一系列的预言。我们甚至也没有创造出一位贞德，或者一个萨伏那洛拉。我们没创造出几个圣者。在德国，宗教改革源于对路德的狂热信仰。在英格兰，则源于宫廷密谋。我们能表现出固定不变的虔诚态度，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决心，以按照我们的见解而恰到好处地生活。

不错，情况有时如此。显而易见它使我们被责难为一个缺乏精神的民族。精神的东方和物质的西方之间，其区别可以推之甚远。其实西方也是精神的。只是它的信念的表达，不体现在斋戒和幻想，不体现在预言者的狂喜，而是体现在身边的日常生活，体现在普普通通的目的上。一种不完备的表达，如果你喜欢这么说。我同意。但是，围绕这些零散说明的争论是，英国人是一种不完备的人。不是一种冷漠的或没有精神的人。只是没有发展好，不完备。

信奉正教的英国人的态度常常被误解。一般认为，他必须知道有一种教义——譬如说三位一体——是不真实的。穆斯林特别觉得，他的信仰是在多神教和一神教之间一种